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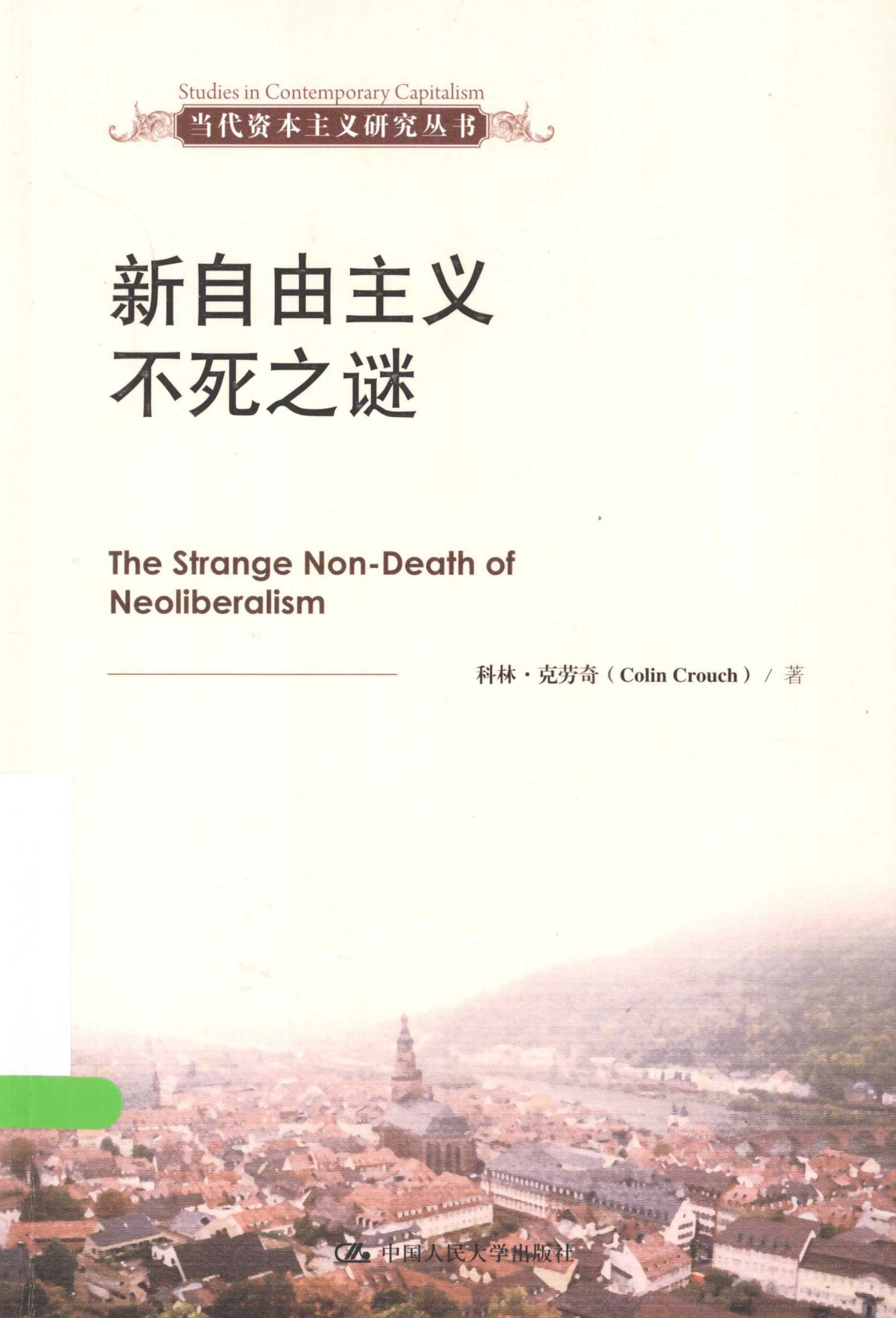
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丛书

新自由主义 不死之谜

The Strange Non-Death of
Neoliberalism

科林·克劳奇 (Colin Crouch) /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丛书

新自由主义 不死之谜

The Strange Non-Death of
Neoliberalism

科林·克劳奇 (Colin Crouch) / 著
蒲艳 /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自由主义不死之谜/ (英) 克劳奇著; 蒲艳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4

(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丛书)

ISBN 978-7-300-17298-9

I. ①新… II. ①克…②蒲… III. ①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研究 IV. ①F091.3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67168 号

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丛书

新自由主义不死之谜

科林·克劳奇 著

蒲艳 译

Xinziyou Zhuyi Busizhimi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昌联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5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印 张 9.75 插页 1

印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55 000

定 价 29.00 元

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谨以此书献给琼

致 谢

感谢琼·克劳奇 (Joan Crouch) 多年来听我讲解本书的思想及对本书思想的贡献；感谢马里·普里查德 (Mari Prichard) 接受校对本书初稿的艰巨任务，并劝说我把艰涩的表达变成易读的文字；感谢马克·哈里森 (Mark Harrison) 对书中若干经济学观点的建议；感谢沃里克大学商学院政府与公共管理国际研究中心 (the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Governance and Public Management) 的同事和学生在我写作本书时提供的宝贵建议；感谢 Polity 公司的三位匿名评审人，为本书最初的版本提供了善意而富有建设性的改进意见。由于我不一定采用以上各位提出的建议，加之我提出的观点他们也不一定同意，所以他们与本书的任何缺点与错误概无关联。

前 言

2008 与 2009 年交替之际爆发的金融危机可以说标志着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那套统治西方和世界上其他许多地方的经济学思想遇到了严重的危机。这些思想通常被冠以“新自由主义”的名字，其中有许多分支和流派，但背后都有一个突出的主张：自由市场可以保证个人物质利益的最大化，从而为实现人类福祉提供最佳的手段。政府或政治家的任何干预措施，要么效率低下，要么威胁市场的自由运行。所以，政府和政治家皆不应干预经济生活，由市场自行其是才会产生最好的结果。

金融危机对这些思想提出了挑战，因为这场危机波及了世界上的主要银行。银行作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机构，按照最纯粹的市场规则经营，有哪些因素促使它们为所欲为，不对整个人类福祉负责呢？当今不受规制的金融市场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为复杂的市场形式，已被最先进的经济理论证明具有自我矫正的功能，怎么可能遭遇如此重大的麻烦呢？假如有人曾经告诉我们——即便这个人是政府——政府比市场上的企业的效率要低得多，所以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越少越好，那为什么金融危机期间银行要跑去找政府索求巨额的资金，把它们从困境中解救出来呢？为什么政府要接受它们的要求？难道真是大银行“太大而不能倒闭”（too big to fail），一旦它们陷入麻烦，政府和纳税人就要赶紧跑去帮忙？假如这是事实，那我们岂不是要承认，市场能够实现的目标有严重的局限性，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思想存在根本错误吗？

1936 年，乔治·丹格菲尔德（George Dangerfield）出版了一本名为《自由英国的离奇死亡》（*The Strange Death of Liberal England*）的书。该书力图解释 19 世纪末期主宰英国的经济思想和政治党派为什么在 20 世纪初突然崩溃。我们在今天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但我们面临

着不同的任务，因为新自由主义在金融危机之后并没有消逝，反而在政治上变得更加强大。虽然金融危机主要涉及银行和银行的行为，但在许多国家，解决金融危机的措施竟然是大幅度削减福利支出和公共支出。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是因为新自由主义已经成为一种国际性的，甚至全球性的现象。因此，我们必须搞清楚：新自由主义为什么至今不死？

这个难题的核心在于：已经实际存在而不是仅仅属于空想的新自由主义宣称对自由市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事实根本不是这样。实际上，新自由主义促进巨型企业（giant corporation）主导了公共生活。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对抗成为许多社会的主要政治冲突，而这也彰显了第三种力量——企业——的存在，这种力量具有比前两者更大的潜力，并能够改变前两者的运作过程。这种趋势始于 20 世纪，在 21 世纪初继续发展。金融危机不仅没有削弱它，反而使它更加强化。在这种趋势中，政府、市场和企业已不再相互对抗，而是进行了一系列舒适的调整（comfortable accommodation）。本书的一个重要目标是解释，持续以市场和政府为话题的政治争论，为什么忽视了这种重要现象引发的问题。

美国企业主要围绕国会以及许多其他的立法机构和政府部门展开惊人的游说活动，这是美国企业政治力量最直接的写照。当跨国企业在世界范围内选择投资场所时，它们建立“政权店”（regime shop）的能力也清楚地显示了它们的政治影响。从目前来看，这些现象还受到下列因素的强化：第一个因素是政府越来越爱把许多公共活动外包给私人企业，后者随即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第二个因素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企业社会责任指企业实际业务之外的其他活动，其实质也是制定公共政策；第三个因素在本书刚开始就提及，即巨型企业，特别是金融业的巨型企业，在当代社会中的作用已经毋庸置疑，2008—2009 年的金融危机再次加强了它们的力量。

我在我的著作《后民主》（*Post-Democracy*，由 Polity 公司于 2004 年出版）中简要地论述了其中一些问题。我认为，有众多因素正在把我们的民主变成一副空架子，跨国企业的力量就是其中一个。上述因素的

进一步发展使我们必须回到主题，进一步探索当许多企业不再是政治过程的强大施压者而成为其内部参与者之后，对民主和政治会产生什么影响。没有任何政治或经济理论能够解释或维护民主与政治由此发生的变化，但这却是我们公共生活的重要事实。

一个变化是市场作为牺牲品加入民主过程，这看起来似乎有点奇怪。大多数政治争论都没有区别市场与企业，这正是我们所要讨论的几个问题的根源。市场与民主的结合使曾经得到高度关注的“市场与政府”的冲突成为过去。其他人可能常常谈起政府、市场与企业之间的三角对抗，但我更愿意使用“舒适的调整”来形容，部分原因是企业力量使三者捆绑在一起成为必然，部分原因是改变这种关系的唯一替代选择是一个相当悲惨的社会，其中至少有一种力量将被削弱到无法再起作用的程度。人们只需稍加反思就能意识到这种情况下的生活将会变得多么艰难。

因此，本书的目的并不是宣传我们应该努力摆脱巨型企业的控制。杰斐逊式的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盟友可能渴望出现这种结果，但这都属于不合现实的过去。本书提出第四种力量——公民社会。它们发出微弱、但持续不断的声音，用以批评、攻击和揭发政府、市场和企业三角关系中的不良行为和滥用行为。尽管这无法改变企业主导的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但是，只要我们的社会保持开放和警惕，我们的生活就会比放任政府与企业行为好得多。

最后，不当地引用一下安德鲁·马韦尔（Andrew Marvell）的诗句^①：

这样，我们虽无法叫企业驻足，
却可使它奔跑向前。

^① 安德鲁·马韦尔（1621—1678）《致羞涩的情人》（与本书的背景截然不同）一诗的最后两行是：这样，我们虽无法叫太阳驻足，却可使它奔跑向前。

关于本书

围绕本书主题的大多数文献都从如何改变世界的视角出发——要么由作者自己利用手中难得的机会来改变，要么由那些被寄予希望的政治领导人来改变。但是，几乎没有人能够处于改变世界的地位。那些有能力改变世界的极少数人，通常也只是把世界变得更糟。当前需要越来越多的人努力改进我们赖以生存的世界，本书就是为他们而写。“后民主”的概念出自我为费边协会（Fabian Society）撰写的一本名为《应对后民主》（*Coping with Post-Democracy*）的小册子。相对内容来说，该书的标题有点简单，但其写作目的也很简单：即如何应对一个疯狂超越普通人控制的世界。现在的这本书是《应对后民主》的续篇，论述的主题有重叠的地方，阅读对象仍然是那些必须应对后民主的人。

如同前一本书一样，本书的阅读对象是普通读者，而非专业人士。因此，本书不像学术研究著作那样，载有大量的参考文献和脚注，而是只为每一章提供了少量一般性的参考文献和进一步阅读的建议。

本书部分章节的目的在于把我的学术研究成果变成更易阅读的文字，例如：

第2章和第4章使用了M·福林达斯（M. Flinders）等人编著的《英国政治的牛津手册》（*The Oxford Handbook of British Politics*，牛津大学出版社，2009）中我负责的那一章“市场化”（Marketization），参见第879～895页。这部分材料的使用已征得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同意。

第3章使用了D·科恩（D. Coen）编著的《企业与政府的牛津手册》（*The Oxford Handbook of Business and Government*，牛津大学出版社，2009）中我负责的“跨国企业：民主资本主义中巨型企业的問題”（The Global Firm: The Problem of the Giant Firm in Democratic

Capitalism) 一章, 参见第 148~172 页。这部分材料的使用已征得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同意。

第 5 章主要基于我在《英国政治与国际关系》(*Th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杂志发表的文章“私有化的凯恩斯主义: 一个未获承认的政策王国”(Privatised Keynesianism: An Unacknowledged Policy Regime, 2009), 参见第 382~399 页。

第 6 章部分利用我在《组织研究》(*Organization Studies*) 杂志发表的文章“市场与组织环境中的企业模型: 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的方法论”(Modelling the Firm in its Market and Organizational Environment: Methodologies for Studying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2007), 参见第 1533~1551 页。

第 7 章部分使用 J·本林顿(J. Benington)和 M·穆尔(M. Moore)编著的《公共价值: 理论与实践》(*Public Value: Theory and Practice*,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0)中我负责的那一章“私人利益、公共利益和价值”(Privates, Publics and Values)。

The Strange Non-Death of Neoliberalism by Colin Crouch

Copyright © Colin Crouch 2011

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olity Press Ltd. , Cambridge.

Arranged through CA-LINK International LLC

Simplified Chinese version © 2013 by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目录

第 1 章 新自由主义的起源和发展	1
新自由主义的起源及错误的开端	2
社会民主运动	6
新自由主义的新机会	10
第 2 章 市场与市场缺陷	18
市场特性与市场缺陷	21
第 3 章 企业对市场的控制	36
反垄断法的重要性	38
新自由主义思想关于政府干预的悖论	46
第 4 章 私人企业和公共事业	53
市场化的私有化与非市场化的私有化	59
远离私人部门	68
结 论	70
第 5 章 被私有化的凯恩斯主义：债务取代了戒律	73
股东利益最大化模式的含义	77
各种模式的同谋者	82
被私有化后：负责任的企业在哪里？	89

第 6 章 从企业与政治的纠缠到企业的社会责任	94
把企业的社会责任作为企业的一种政治任务?	100
第 7 章 价值观与公民社会	108
公民社会	114
第 8 章 还剩下多少正确的思想?	122
回到政府?	128
超越政府、市场和企业	131
参考文献	136
推荐阅读	139
译后记	141

新自由主义的起源和发展

新自由主义反对凯恩斯需求管理理论，20 世纪 70 年代的通货膨胀使这一理论遭遇了严重危机，同时使新自由主义的思想盛行。如果可以证明凯恩斯需求管理理论并不会导致危机，是否目前在西方世界居于主导地位的就不是新自由主义而是别的什么经济思想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凯恩斯主义的危机使其遭遇全面崩溃而不是局部坍塌，其原因并不在于凯恩斯主义本身存在根本性错误，而是凯恩斯主义所代表的阶层——西方工业社会的体力劳动者——的社会影响正在出现历史性衰退。与此相反，从新自由主义思想中获益良多的利益集团——巨型企业，尤其是金融业的巨型企业——的社会影响却丝毫没有受损。虽然正是银行业的错误行为导致 2008—2009 年的金融危机，但这场危机却使银行业变得更加强大。因为新自由主义认为银行业对新世纪美国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所以必须千方百计地保护银行，使银行不用为自己的愚蠢行为埋单。与此同时，大多数同样深受危机影响的其他行业都没有得到保护。公共服务业面临的境况就更糟糕了，因为它被要求大幅度削减资源。部分银行职员在危机时期仍然获得丰厚的奖金，这成为事后引起重大争议的一个话题。更可笑的是，持续向银行业提供补贴被视为是可以使金融业恢复活力、使全国经济得以复苏的必要而合理的举措，要知道这些补贴大部分来自纳税人为“救市计划”做出的贡献。金融业已经在危机中显示出它对其他社会部门的依赖——至少在银行业高度发达的英美国家是如此。这些政府在危机中保护银行业而不保护其他行业，甚至还削减公共服务开支，使银行业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愈益强大。

在我们分析这种状况对新自由主义关于自由市场的主张的含义之

前，我们首先要近距离地考察新自由主义的特征及其思想来源。接下来在第2至第4章，我们将考察有关“政府与市场”的争论，以及这场争论中企业力量的崛起和企业本质的变化。我们将在第5章回过头来，较为详细地考察凯恩斯主义到新自由主义的转变及其广泛影响，我们还将在该章结尾处说明2008年金融危机过后企业成为重要经济组织的原因。第6章考察企业得以占据舞台中心的社会政治环境，包括企业社会责任等概念。第7章讨论前面章节间或提到的一个主题：价值观，特别是涉及公共和集体问题的价值观，以及如何看待市场、政府以及企业之间的关系。我们将在最后一章，即第8章，就如何应对前面章节提到的种种问题给出答案。

· 新自由主义的起源及错误的开端 ·

我们今天用来描述公共生活的许多词语都包含“新”（neo-和 new）或“后”（post-）这样的前缀，如新自由、新保守、新工党、后工业化、后现代、后民主等。看起来好像我们非常欢迎重大的制度变化，但又对我们即将进入的新时代充满不确定，所以使用“后”的概念表明我们已经把某些东西抛在脑后，使用“新”的概念隐晦地表明我们进行革新与创新的愿望。新自由主义就是其中一个通过添加前缀“新”（neo-）而产生的词语。为更好地理解这一概念，我们需要先了解自由主义的思想，然后再说明“自由主义”之前加上前缀“新”字的意义。

“自由主义”的含义就像政治家常用的术语一样难以捉摸。从目前来看，自由主义倾向于代表西方世界政治左派的思想。在欧洲，特别是在中东欧曾经实行国家社会主义的地方，那些主张公民自由和在经济生活中严格贯彻市场法则的党派通常奉行自由主义。主张公民自由的自由主义在政治上通常属于左派，主张在经济生活中严格贯彻市场法则的自由主义在政治上则属右派。美国的自由主义在政治上通常属于左派，因为它和欧洲的自由主义一样，致力于促进公民自由，反对宗教团体的政治影响。令人奇怪的是，美国的自由主义者信任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

预，反对自由市场传统，这与自由主义一贯的历史含义相悖。

为理解这一情况的复杂性，我们必须回到 17 和 18 世纪。那时君主、贵族、教皇和主教认为人们除了拥有被他们赋予的、可以撤销的权利外，再无别的权利，这导致被压迫力量的强烈反对。反对力量首先在欧洲，随后在北美洲得到蓬勃发展，并逐渐把双方之间的冲突上升到思想意识领域，目标在于获得思想自由。在君主制国家，贵族与教会通过授予贸易垄断权攫取了巨额的商业和工业财富，引起商人的不满。商人渴望开放市场，脱离贵族和宗教力量的控制，因此他们加入这场争取自由的运动，他们使用的口号是：自由是人类生而具有的、独立的、不可分离的权利，任何人都无权授予或取消这种权利。实际上，由于在当时很难指望短时间内就能取消教会、国家和贵族地主手中的权力，所以人们对自由的追求常常体现为以下各种要求：减少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政教分离；减少道德标准对家庭的束缚，特别是对个人生活方式的束缚。通过上述各种主张，社会生活出现一定的分工，权力的使用范围受到一定的限制，个人自由得到一定的实现。

从保守人士的视角来看，这一过程导致人们道德沦丧（没有共同的道德观）、社会分裂而混乱。截至 19 世纪末，资产阶级已经拥有财产所有权，以及工厂和其他作为经济活动基础的自由权利，包括雇用劳动力的权利。资产阶级所拥有的这些权利使他们开始登上权力舞台，成为社会的主宰。工人和其他人的生活仍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雇主的控制，但他们已开始要求摆脱这种控制。他们期待逐步走向民主的国家能够赋予他们抗衡雇主的力量。社会批评家开始把批评意见转向商业价值观和金钱对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越来越多的控制。自由的传统就这样分裂成两部分。

一部分是社会自由，重点是追求权利，包括工人阶级提升阶级地位、摆脱贫困的权利。在这个过程中，一些社会自由人士越来越爱求助于自由的宿敌——国家，这简直让人难以理解。另一部分是经济自由，重点是产权自由和市场交易自由。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士越来越多地发现，他们与守旧的保守派敌人——旧制度的保护者——站到了一起，想要保卫当权者和各种产权不受攻击，特别是不受民主的攻击。经济和政治

治分离是自由和市场有效运行的关键，但毫无财产的工人阶级主导的民主国家却对此构成了重大威胁。使问题更为复杂的是，由于资本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发展，功利主义的价值观替代了道德标准，社会自由人士、社会主义分子和保守分子等等各种流派的自由主义，或以思想流派的形式，或以政治党派的形式，分道扬镳，为不同的目标努力。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最初使自由主义与国家相互冲突的社会环境已经完全改变了。20 世纪 20 年代，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彻底破产，整个世界陷入严重衰退。到 20 世纪 30 年代，三种不同的经济生活组织形式看起来比自由市场具有更高的效率和更大的发展空间，它们分别是：苏联模式、德国和意大利模式，以及美国、法国和斯堪的那维亚国家等整合政府需求管理和福利国家政策而产生的经济生活组织模式。尽管上述三种经济生活组织模式各不相同，但它们都利用了政府的力量，这是古典自由主义没有想到的。“二战”后法西斯主义垮台，苏联运用专制力量统治着半个欧洲。在当时看来，苏联的专制统治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经济效率。很快地，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与苏联结成了短暂的、不稳定的政治联盟。美国、法国、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等西方民主国家实行高度多样化的经济干预和社会干预，这种形式在西欧、北美、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等国得到了几乎所有政治党派和学者们的支持。似乎最初那种通过自由市场调节经济，政府尽可能少地进行干预的自由主义思想已经消亡。但事实上，自由主义思想在社会领域依然存在，主要诉诸不受国家干预的财产所有权和控制权之外的其他权利和对自由的追求。

稍后我们将会更加详细地描述政府干预的种种形式，但在此之前，我们必须先看看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接下来的发展。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在西方从未消失。不受威胁的产权、较少程度的政府干预和减税等观点在极其富有的人们中间仍然很受欢迎，这些人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总能找到学者为其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摇旗呐喊。特别是当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人们生活困苦、缺乏自由的真相被公开的时候，人们再次想起政府力量带来的危险。这在美国尤其明显，因为英国的统治给美国人留下了专制统治的阴影，加上美国独立后政治腐败极为猖獗，使美国人对政府力量产